



天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沽上丛话

杨柳青早在宋元时代就已初具古镇雏形,因年画负有盛名是在明永乐十三年(1415)后,这里漕运兴起,作为一个渡口,杨柳青镇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很多南北、东西的商业贸易在这里集,尤其年画更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也成为北方年画的重要产地。清嘉庆年间,这里的商户更是达到了数百家,出现了石家、安家等名门望族,此时的杨柳青镇也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当时三十六村“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杨柳青年画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一。而说起天津的年画,总让人想起那幅《莲年有余》,一个面白腮的童子怀抱大鱼的形象,成为天津一个鲜明的地方符号。

如果细说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这幅代表作品,则有很多讲法。那个娃娃怀里抱着的鱼,鱼头是鲇鱼,嘴上有须,鲇鱼谐音年余,有年年有余的意味。而身边的莲花更有多子多福之意,加上鲜艳的色彩,充满喜庆的布局,这样的年画就成为流行的过年必贴的装饰画。杨柳青年画其实还有很多品种,光题材就有来自戏剧表演片段的戏出年画,描绘美好生活场景的民俗生活年画,描绘人物尤其是美女的美人图,描绘儿童玩耍的婴戏图,还有过年家家需要的门神画,等等。杨柳青年画和其他年画制

京津冀区域非遗田野思考(二)

杨柳青木版年画：刻痕与乡土情感

马知遥



作的不同之处,可能就要说是它的“细活”,即半印半绘的特色,因受到宫廷画师的影响,杨柳青镇的年画生产在木版套色印刷后还要进行手工描绘,与工笔画的笔法有些相似,出来的作品非常精细而大气,和其他产地大都只靠木版套色印刷的年画风格和品质有显著差别。

杨柳青年画并不只有半印半绘这一种,还有一种全靠木版套色印刷,这类年画叫粗活。细活和粗活光从名称上就能猜出不同。如果“细活”是指秋收之后,清闲下来的农人怀着对春节的期待从空闲创作出的年画,那么“粗活”就是他们在农忙时节抽空印制年画作品,这些作品完全靠画版印制,色彩艳丽、墨线粗犷,最为有名的就是“缸鱼画”。缸鱼画在当地农村尤为盛行,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之前,你随便走到杨柳青一家村民家里,几乎都能在厨房水缸边靠墙的地方看到一张缸鱼画。之所以叫缸鱼画,是因为这画不仅是春节时请回家,平日里也是需要的。当地农户平时都是饮用饮用所旁边的河水,但河水比较浑浊,什么时候才能饮用呢?就要靠贴在大水缸旁边的缸鱼画来鉴别了。当倒水入缸里的河水变得清澈了,能清楚地看到缸鱼画里的大鱼映在水中了,就证明水能喝了。

缸鱼画一般使用三种颜色,鱼为大红色,周围是深蓝色,鱼头部为黑色,三个粗大的色块,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吉祥图案。人们在享受连年有余的祝福时还能获知水质水质的变化,体现出过去村人的生活智慧。“缸鱼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叫王学勤,已经是九旬老人,可能是年画带来的好运,高龄的他如今还在刻版,还在创新作品,还在充满喜悦地接待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访客。

这么多年过去,一个地方的年画艺术还能活态传承,其实和1958年就成立的天津市杨柳青画社有直接关系。建社以来已搜集、整理杨柳青年画资料六千余种,已复制出版年画约四五百种。2019年,天津杨柳青画社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你如果到现场了解,会发现光杨柳青木版年画的传承人就有好几位,这与木版年画的特殊工艺有关。因为有的是专门刻版的师傅,有的是专门绘制的师傅,很多道工序流水作业最后形成精美的“细活”。如果说杨柳青画社承担了集体传承的角色,那么杨柳青镇上还有家族传承的典型,那就是霍庆有和霍庆顺兄弟继承和发扬的杨柳青年画技艺,传承至今,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此外还有市、区、镇级的年画代表性传承人,正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各级传承人队伍,才保证了杨柳青年画传承队伍的有序和发展。杨柳青年画作为一个珍贵的年画品种,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力量和民众共同努力,让她生生不息。她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特色,也代表着一个地方百姓对美、对生活的向往。

图一为尹庆丰在介绍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图二为王琳杰创作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作品《五路财神》。

已有用假覆盆子充数的现象,而苏轼不仅能分辨,还认真告知友人,治学态度可见一斑。他还有一幅《覆盆子帖》传世,纸本行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帖中感谢友人采摘寄赠覆盆子,虽只寥寥数语,却写得平实自然、情意真切,既有文人的雅趣,也透着随性与温暖。书法笔意流畅,内容与笔墨相得益彰,称得上是一封有温度的小札。

明代诗人徐渭写过一首关于覆盆子的小诗,很是有趣:“满地红珠寻不见,却将一粒上蛾眉。”他说满地成熟的覆盆子都被摘光了,却发现有一粒粘在了女子的眉心。画面感极强,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徐渭的诗风本就豪放不羁,这首小诗也体现了他的特色。

民国时期,除了鲁迅,周作人也在《鲁迅的故家》里提到过覆盆子。他写那段文字时,呼应了鲁迅书中的描写,还补充了一个绍兴当地的俗名,叫“各公各婆”。他说覆盆子“长在绿叶白花中间,的确是又中吃又好看”。这话说得实在,覆盆子开花时花是白色的,果子成熟后红艳艳的,衬着绿叶,确实好看。

我自己第一次吃到覆盆子,是在大山里。那年夏天和朋友去徒步,路边灌木丛里挂着些红彤彤的小果子,同行的当地朋友说这就是覆盆子,鲁迅书里写过的。摘了一颗放进嘴里,先是酸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接着是一股野果生的清香,确实好吃,“比桑椹要好得多”。后来在城里水果店也见过覆盆子的,个大色红,却是外国品种,吃起来总觉得少了那股山野气。

从《尔雅》到鲁迅,覆盆子走了两千多年。它在古书里叫过葇、葇葇、蓬蘽,在民间被唤作插秧莓、大莓莓、各公各婆,到了鲁迅笔下,又成了“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名字变了许多,但那种酸甜的滋味,和人们对它的喜爱,倒是一直没变过。

第五五四期

满庭芳

第一次知道覆盆子,是在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那段文字至今还能背出几句:“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彼时年纪小,读到这里,心里便种下了一个念想:这“小珊瑚珠”究竟是什么滋味,竟让鲁迅这般夸赞?

后来才晓得,覆盆子在中国古籍里露面的时间,要比鲁迅早得多。《尔雅·释草》里就记载着:“葇,葇葇。”郭璞注解道:“覆盆也,实似莓而小,亦可食。”这可能是目前所见最早关于覆盆子的文字记载。葇和葇葇,都算是覆盆子的古名,有一些典籍中的说法是果实形状像倒扣的盆子。民间传说是因着它“缩小便”的药效,服了之后夜里不用起夜,尿急可以翻过来不用了。

到了汉代,《神农本草经》把蓬蘽列为上品,说它能“安五脏,益精气”,还特别注明“一名覆盆”。这说明在那个时候,蓬蘽和覆盆子可能被视为同一种植物。后世对本草有研究的学者,多认为它们是同属不同种的近缘植物,功效很是相近。同时期的《列仙传》里,讲了一个叫昌容的常山道人,说是“食蓬蘽(覆盆子)根”,活了二百多岁,容貌还像二十来岁的人。这自然是神话传说,但可见覆盆子在当时已被看作养生延年的好东西。

唐代诗人贾岛写过一首《逢博陵故人彭兵曹》,里头提到“别后解餐蓬蘽子,向未识牧丹花”,用蓬蘽子来形容友人隐居山林、过着俭朴生活。这也是目前所见唐代诗歌中最明确提到覆盆子(蓬蘽)的作品。到了宋代,喜欢覆盆子的人更多,苏轼大概要算头一个。他在黄州时给一位朋友写信,专门叮嘱辨别真假蓬蘽的事:“覆盆子若不真,即无效。前者路傍摘者,此土人谓之插秧莓……今市人卖者,乃是花莓,九月熟,与《本草》所说不同,不可妄用。”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北宋市面上

林这样的词语描述湖边一望无际的森林,在古老的喀纳斯湖水中,或许这是第几代原始森林,这片土地、这方山水发生过什么事情,喀纳斯湖记着。

通往湖边森林的木板路显然是为旅游而铺设的,这是向森林借出的一条路。

森林里的树有很多种,云杉、红松、白桦树、美人松、冷杉……很多树我们都说不出名字,更何况每一棵树的名字,以及它们漫长一生中经历的磨难。它们是喀纳斯湖的星辰,是大地上的星辰,以绿色的光,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森林。

除了修建步道必须砍掉的树,森林里的树大都能够活到寿终正寝的年纪。森林中

没有通往水下森林的路,船就是我们的路。乘船到湖心浅滩处,近距离感受这片神秘而古老的水下世界——

水下森林主要由成片的西伯利亚落叶松的巨大树干组成,这些树干像一根根巨大的金箍棒立在水下。据推测,在被淹没之前,它们至少在原地生长了几百年。这些树干长期浸泡在冰冷的湖水中,木质不但没有腐烂,反而变得异常坚硬,喀纳斯湖周围的图瓦人建造木屋时最爱选用这种木材。我们不敢说喀纳斯湖水是20万年前的水,因为有喀纳斯河向西流,这些水下的森林在水下停止了生长的年轮,但是它们看到过古老的冰川,看到过湖水的水怪,是岁月雕塑的森林。

雪山、森林、湖波、草场、野花,以阿尔泰山为背景,在阿尔泰山这张巨幅的画布上挥洒出人间最美最壮阔最走心的图画,这幅画成为我们心灵上的壁纸,成为阿尔泰山的壁纸,成为大地的壁纸。这是阿尔泰山给喀纳斯湖的遗产,给大地的遗产,给天空的遗产,这份遗产那么厚重,我们能把这遗产永远传下去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汪喀纳斯湖,那是远方未知的渴望,是对自然美好的敬畏和感激,是对内心平静的追求。在图瓦人心中,喀纳斯湖是他们的圣湖,每年的散包节他们都要在湖上举办盛大的祭湖活动,祈求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保佑万物生灵永续繁衍。他们对湖这样,对大地上的一切都这样,他们相信他们的长生天。

站在喀纳斯湖畔,望着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心中所有的烦恼似乎都能被这份宁静所化解。那一刻,你会明白,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能够拥有一颗感受美好的心,一颗能够与大自然共鸣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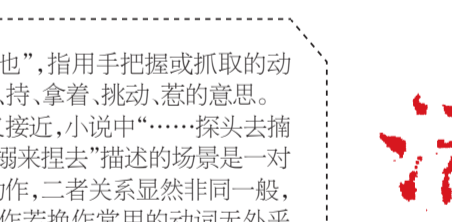
喀纳斯湖,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教会我们,无论世界多么喧嚣,都要保持内心的纯净与宁静,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生活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喀纳斯湖,找到心灵的归宿。

阿尔泰山的夜晚比我们住的地方来得要晚,感觉他们在等满天的星星到齐。喀纳斯湖的夜晚同样来得晚,西边天空的太阳很晚了都还没有落下,它在给星星照亮吗?远离城市的喧嚣,夜空格外清澈,星星仿佛触手可及。银河横跨天际,偶有流星划过,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在湖畔露营,围坐在篝火旁,分享彼此的故事,或是在心中默默许下愿望,相信喀纳斯湖的神奇力量能够帮我们实现。

星星就在头顶,其实我们知道星星很远,可能它们的光辉照到我们眼中已经走了几十万光年的距离,也许我们看到的一颗星星,其实它在遥远的地方已经陨落,但是这个时刻它们刚好在我们头顶。

遥远的星星啊,你们一定也在看着我们,当我们的星光照到遥远的你们,那是阿尔泰山的雪之光,那是喀纳斯湖的水之光,那是我们仰望星空的眼里的光。

你们看到我们了吗?



有倒下的树,有风吹断的树,有雷电劈倒的树,那密密麻麻的年轮是我们无法数清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曾经和我们的祖先一同仰望过星空,它们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主人。我们的祖先走了,埋在向阳的山坡,我们记录祖先,并且祈望他们的保佑,事实上那是一种心灵的祈望。森林里的大树倒下,无数的苔藓、蕨菜、蘑菇、野草、花朵和小树苗在树上树边生长,以纤细柔弱的美,继续辽阔无边地生长,这是我们能够看见的生。那些倒进湖里的树,那些湖中的水下森林,千年不朽,鱼儿在树丫间穿行,波浪在树丫中穿行。

森林里有很多的花,金莲花、柳兰、郁金香、飞燕草、勿忘我……“山花开在牛栏的身边,喀纳斯湖水碧波荡漾……”歌声传来,赤芍红如火苗,郁金香一片金黄,飞燕草、勿忘我幽蓝同辉。与一朵花对望一眼,会在它湖

捕, nǎn, “擗也”,指用手把握或抓取的动词;擗, nu ò, 有握、持、拿着、挑动、惹的意思。“擗”“擗”意义接近,小说中“……探头去捕她,双手在她身上擗来捏去”描述的场景是一对男女之间的亲密动作,二者关系显然非同一般,很是亲近,所有动作若换作常用的动词无外乎“拉扯”“挑逗”“摸”“握”之类,表现直白,用方言中的“擗”似乎是降低了点调门,不那么过于张扬,显得更有风情,也更有生活味道,仿佛从市井一隅窥探到的秘密。

擗, du ò, 拾取、采取,(方)用双手拿、搬(椅子、凳子等),用手端。擗, sò ng, (书)挺立;挺起。(方)推。擗, fā du ò 音,在北方方言语系中其实不只有“拾取”“采取”的意思,擗在一些地方还有用手或肘戳、表示提示的意思,如小说中“擗了擗常云泽”,即是此意。而用双手拿或端多是吴闽方言中才有的意思。擗表示“推”,则有太多含义,如小说中“将她擗倒在沙发上”“被擗了仰八叉”都是推的动作,只是这个“擗”的推力似乎更有突然性和爆发力一些,渗透着无法遏制的争执和抑制不住的荷尔蒙冲动。

小说中多次使用了“擗 sǎ ng”“擗 d è n”“擗 ku ā i”“擗 r ū”这样的动词,如“罗小军急躁地推开她”,擗为“用力推”,“云泽狠往座位上一擗两擗”,擗,用力伸或拽,“擗”和“擗”都是加了力的动作,用于表达情绪化的肢体语言;而“来素芸说……还想从里面抗货”,抗,擗、抓、擗、擗,“万樱将银行卡揣进他(罗小军)手里”,擗,擗、塞,暗中塞,“抗”“擗”也是表达看似细致又极为生动的人物动作,像万樱的“擗”,既是她个人心愿使然,同时也是为维护罗小军男人尊严的必然,她一个县城女工虽然银行卡里的不足十万元,与曾经身上上亿元的县城巨商罗小军的体量完全不匹配,但在罗小军落魄时究竟也是一种源自人间真情的微薄慰藉。

除此之外,小说《云落》中还大量使用了一些属于方言俚语中较为生僻的词,如,“我命咋就那么午古”“瞢瞢”“瞢”“歇歇”等。在这个靠近大海、“能看到拔节的麦田”、喜欢吃“萝卜干”和“麻子子”饺子和驴肉中的北方沿海县城,这个专属“云落”的动词和方言词语同样暗含着他们浓密的生活色彩、浓重的生活样貌和浓厚的生命气息。

天山天池是由冰川刨蚀、冰碛物堵塞积水而形成的湖。

青海湖是因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等山之间断层陷落而成一汪湖。

喀纳斯湖源于冰川,在第四纪冰川期,阿尔泰山山区的冰川强烈侵蚀作用形成了角峰、古冰斗等地貌,冰川有一部分逐渐融化,融水下泄,冰碛物在湖口大量堆积,最终形成或宽约1公里、高达50米至70米的终碛垄,使谷地堰塞,让冰川、积雪融化的水汇集在此,经过约20万年的日积月累,就形成今天的喀纳斯湖。

有湖多会有船,过去图瓦人划着独木舟,现在独木舟都换成了游艇、帆船,最早的时候驾驶游艇和帆船的都是从外面请来的



文 猛

天地之间的喀纳斯

有一汪遥远的喀纳斯湖。

喀纳斯湖的周围有很多举着望远镜的人。喀纳斯,我们在字面上读不出这个地名的含义,新疆很多地名透露出的都不是它字面上的意思,它们是音译过来的词语,新疆的地名也是一道风景。喀纳斯源自蒙古语,意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者“峡谷中的汗河”。在图瓦人的传说中,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决定在这里暂住几日。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问手下这是什么水,众将士齐声喊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可汗之水)。”成吉思汗就说:“把这个湖就叫喀纳乌斯。”后来,逐渐演变为“喀纳斯”。

观鱼台是后来建的,如果说隐藏在阿尔泰山脉怀抱之中的喀纳斯湖是一棵倒在大地上上亿万年的“巨树”,观鱼台所在的山峰就是一棵站立的大树,观鱼台在树巅之上,这里可以看清喀纳斯湖这棵倒在大地上的“巨树”。最为关键的是,据说这里可以看到湖水的水怪,居高临下,不管水怪在哪里出现,观鱼台上都能看得见。

1068级台阶的观鱼台,考验着攀登者的意志,朝拜喀纳斯湖是动力,登顶观鱼台更需要动力,这里可以看到喀纳斯湖,这里也能看到自己的勇敢和坚毅。游人向上攀登的脚步声,拐杖击打木梯的声音,让人感觉好像是喀纳斯湖这棵亿万年“巨树”站起来走路的声音,如鼓如雷,轰隆隆隆。

站在观鱼台上俯瞰喀纳斯湖,四周群山环绕,雪峰皑皑,云雾缭绕,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幅巨幅水墨画。蓝天白云下,一汪水的蓝,被那雪山温柔地环抱,犹如一颗天空滴落的眼泪,闪烁着动人心魄的光芒。是那种特别纯净、圣洁的蓝,是那种纯净的蓝,是那种一望去让人心中特别安静的蓝。喀纳斯湖是阿尔泰山脉深处的一片水域,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个奇迹,是时间与空间交织下的梦幻之地。置身喀纳斯湖,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了一个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仙境。

大地上美丽的湖泊大都不是人类修建的,人类修建的湖泊要么为发电,要么为防洪,要么为养鱼……美丽的湖泊几乎都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留给我们的遗产,大自然有一双神奇的手。

长白山天池是火山喷发形成的一汪湖。

师傅,现在驾驶游艇和帆船的大都是本地的图瓦人,他们在草地上放牧牛羊,在湖面上放牧游船,在喀纳斯村的尖顶小木屋里接待天南海北的游客,是这一汪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走上帆船,高挂风帆,映照过冰川、雪山、森林、草场的湖水,映照游客的笑脸,清风吹来,带来森林的芳香,带来野花的清香,哪怕你心中有再厚重的冰川,都会在湖光清风中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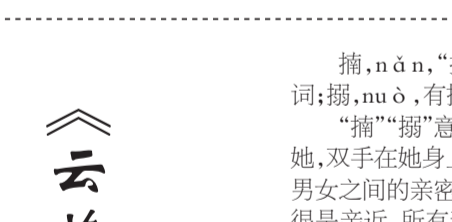
湖畔的村庄叫喀纳斯村,一个村庄的辽阔超乎我们的想象,超过很多县城的面积。和禾木村一样,村庄里有很多公交车,它们的数量也超过很多县城。走进喀纳斯村,听悠扬的马头琴声,看传统的尖顶木屋,炊烟袅袅升起,牛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村庄如同喀纳斯湖的水一样,沉静而深邃,那份质朴与纯真让我们心里特别安静。

我是在秋天去的喀纳斯湖,正赶上湖边喀纳斯村转场的季节,牧民们赶着牛羊,穿越山林,从夏季牧场转向冬季牧场,开始一年一度古老而壮观的迁徙,这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这是对生命力量的颂歌。

牧民转场是从夏季牧场到冬季牧场,喀纳斯湖不转场,但是转换着湖的色彩,成为著名的变色湖。为我们驾船的图瓦人哈尼鲁克给我们讲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四季变化的喀纳斯湖——春天,幽暗青灰色的喀纳斯湖仿佛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衣裳;夏日,宁静祥和的湖水变成浅绿色、碧蓝色,洪水季节到来,上游白湖的湖水大量补给,湖水变成微带蓝绿色的乳白色;秋天,层林尽染,金黄、火红、深绿交织,湖面倒映着斑斓的树林,美得令人窒息;冬天,湖面结冰,雪山映衬下,喀纳斯湖变成了一幅静谧的冬日画卷,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哈尼鲁克告诉我们,到了冬天,他和村里其他驾船的船工都要暂时告别喀纳斯湖,到青岛、大连等地去驾船,等到湖水解冻的时候再回到湖上。

这是喀纳斯湖船工们的转场。湖上的风吹向森林,将一棵巨大的躺在大地上的“树”一生的秘密,吹向森林那些站立着的树,将我们的脚步声吹向森林。据说,喀纳斯湖有着近200年的年轮,湖边的森林和喀纳斯湖有着一样的年轮吗?没有人给我们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用原始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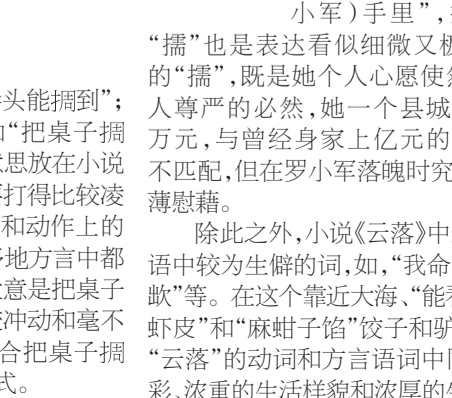


张楚的长篇小说《云落》,写的是在一个叫云落的县城里发生的故事。这个华北平原上沿海的小县城,有常献凯、常云泽、常云霓的常家,有万永胜、罗小军这样的世代故交,有万樱、来素芸、蒋明芳等一帮老闺蜜,也有王毅文这样的商界大佬,还有天青这个似乎是外来者其实是多年后重返云落的当年出走者,以及与常家先人有交情的老太太、与常家今天有关系的“睁眼瞎”等汇聚在县城的众生群像。

人物生活在县城,故事基本上也都发生在县城,故而有人也称其为县城小说。县城也许是中国城乡连接最紧密的地方,说城是城,说乡也是乡,每一个在县城生活的人都有一个极为深厚且割舍不断的乡村背景及血脉联结。

《云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言谈举止带有极重的地域色彩,县城色彩,或者说是乡村色彩。这一点,从小说人物语言中具有浓厚乡土味道的方言俗语及造句习惯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作者在描写人物的过程中还大量使用了与地域方言相关的特定动词,借此来描述和展现情节及人物特点。这些动词在现代汉语书写中并不算常用词,在描写有地域特点的人物行为方面却极具代表性和冲击力,似乎这些特定动词只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中才显得格外生动、准确且有力,如擗、擗、擗、擗、擗、擗、擗……同时,伴随着这些动词的使用,也使小说中人物的细节描写显得更为绵密、精细且富有个性。

试举一二。擗,在一些地方音zhào,表示刺,“一拳头能擗到”;音zhōu,从一侧或一端托起沉重的物体,如“把桌子擗了”。擗读zhào使用比较少,这个“刺”的意思放在小说中“一拳头能擗到”的句子里,说明这一拳是要打得比较凌厉才是,类似格斗中的“刺拳”,凸显人物性格和动作上的突出特点。擗读zhōu使用中比zhào略多,多地方言中都有出现,小说里“把桌子擗了”以常用词表述大意是把桌子掀了。一个动不动就擗桌子的人,至少是比较冲动和毫不妥协的,也许在县城和乡村某些地方一言不合把桌子擗了,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种表达态度最好的方式。



李 小 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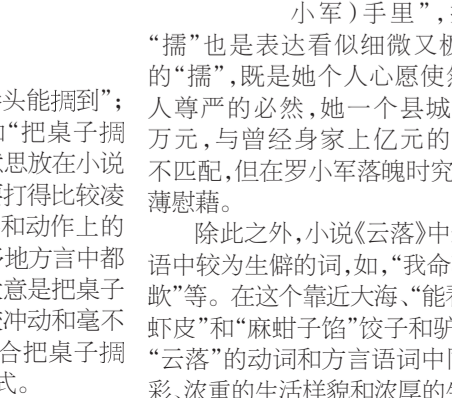
《云落》的动词

张楚的长篇小说《云落》,写的是在一个叫云落的县城里发生的故事。这个华北平原上沿海的小县城,有常献凯、常云泽、常云霓的常家,有万永胜、罗小军这样的世代故交,有万樱、来素芸、蒋明芳等一帮老闺蜜,也有王毅文这样的商界大佬,还有天青这个似乎是外来者其实是多年后重返云落的当年出走者,以及与常家先人有交情的老太太、与常家今天有关系的“睁眼瞎”等汇聚在县城的众生群像。

人物生活在县城,故事基本上也都发生在县城,故而有人也称其为县城小说。县城也许是中国城乡连接最紧密的地方,说城是城,说乡也是乡,每一个在县城生活的人都有一个极为深厚且割舍不断的乡村背景及血脉联结。

《云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也不例外,他们的言谈举止带有极重的地域色彩,县城色彩,或者说是乡村色彩。这一点,从小说人物语言中具有浓厚乡土味道的方言俗语及造句习惯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作者在描写人物的过程中还大量使用了与地域方言相关的特定动词,借此来描述和展现情节及人物特点。这些动词在现代汉语书写中并不算常用词,在描写有地域特点的人物行为方面却极具代表性和冲击力,似乎这些特定动词只在这些人物的生活场景中才显得格外生动、准确且有力,如擗、擗、擗、擗、擗、擗、擗……同时,伴随着这些动词的使用,也使小说中人物的细节描写显得更为绵密、精细且富有个性。

试举一二。擗,在一些地方音zhào,表示刺,“一拳头能擗到”;音zhōu,从一侧或一端托起沉重的物体,如“把桌子擗了”。擗读zhào使用比较少,这个“刺”的意思放在小说中“一拳头能擗到”的句子里,说明这一拳是要打得比较凌厉才是,类似格斗中的“刺拳”,凸显人物性格和动作上的突出特点。擗读zhōu使用中比zhào略多,多地方言中都有出现,小说里“把桌子擗了”以常用词表述大意是把桌子掀了。一个动不动就擗桌子的人,至少是比较冲动和毫不妥协的,也许在县城和乡村某些地方一言不合把桌子擗了,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种表达态度最好的方式。



李 小 岗